

玲珑文抄

谢其章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玲珑文抄

谢其章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玲珑文抄/谢其章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474-0661-8

I. ①玲… II. ①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9369号

项目统筹 徐峙立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30毫米×184毫米

8.25印张 19幅图 85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文化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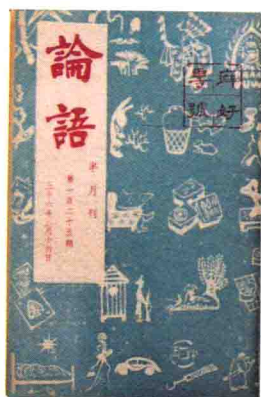
《联合画报》一九四八年三月总第二一四期封面人物“影星吕恩小姐”。吕恩今年已九十高龄，尚在新浪开个人微博。



《联合画报》一九四七年一月总197 / 198合期封面人物“王渊女士”。抗战前王渊是全国运动会的女子短跑运动员，战后转行为女舞蹈家。



汤恩烈旧藏《杂志》的封面，上面的笔迹为汤恩烈所写。



《论语》杂志的“癖好专号”实在是一个别出新裁的专号，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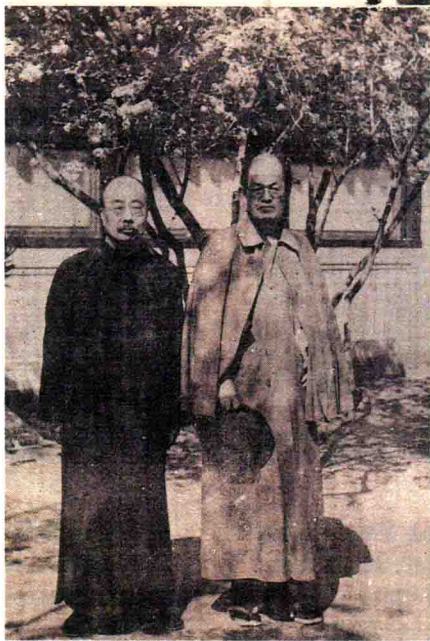


《有声电影专号》由胡适题写刊名，丁聪之父丁悚绘封面画，极其难得。



高伯雨主编《大华》杂志，这一期封面用了历史照片，上有一行字“毛泽东曾有意访问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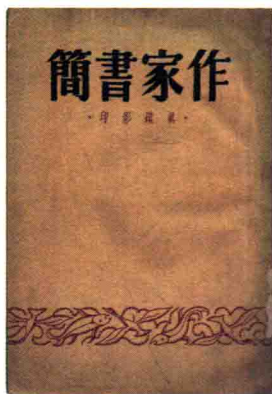
影近生先兩駕實路小者武人作周。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下午周作人与武者小路实笃在八道湾苦雨斋合影。我估计拍摄者是周丰一。



一九五四年张爱玲的《秧歌》做为“今日世界丛书之九”在香港出版，封面设计者薛志英。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万象图书馆”出版的《作家书简》。除了这本书，还有一本《名家书简》，形如“姐妹篇”。



《张看》一九七六年在香港出版，由张爱玲本人设计封面。



《流言》是张爱玲自印本无疑，盖版权页“发行者”与“著作者”同为张爱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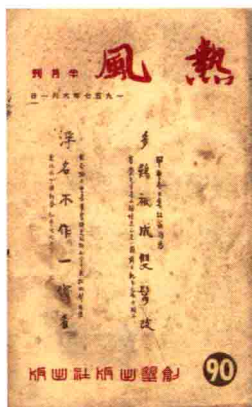
这两本梁厚甫的书都是港式的“口袋书”，
笔调隽永，是可爱的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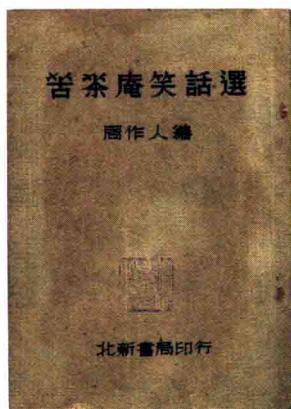
《独立漫画》的两幅封面，右边的那幅漫画上有“宁国府”三字，暗指“南京政府”，南京简称“宁”。《红楼梦》第六十八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漫画作者巧借“大闹宁国府”的意思。



《电影杂志》影印本，一函两册，将全份三十八期原版《电影杂志》原模原样照相制版印制，与原物酷肖。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收藏有旧版此刊，见到影印本后大为称赞，誉为最好的复制品。



这一期《热风》封面是朱省斋提供的周作人书联，但不是一九四五年写的那幅。



《苦茶庵笑话选》一九三三年十月北新书局初版本书影。

序

住在城里，尤其是大的城市，很少有谁在一个地方从生住到死。我搬过两次家，算是比较少的。第一次搬家是一九八三年冬，从胡同搬上楼房，全部家当是七平板车，一个发小和我两个人蹬了七趟。谁都会骑自行车，可是平板车不见得谁都会骑。第二回搬家是一九九六年冬，搬到了现在住的小区，此时有了搬家公司，全部家当走了两卡车。另外从朋友处借了辆面包车专门拉了百余箱图书。前几天和她聊到将来必有的再次搬家，我开玩笑“怕是七十平板车也拉不了了”。张爱玲对搬家颇有心得，平日里就不攒东西，就怕“生了根”。丰子恺有幅漫画，题曰《一肩担尽古今愁》，那个老夫

一根扁担两只筐，处处无家处处家，倒也省事。

搬到小区之后不久，在一个刮着冷风的冬天，在亚运村路口，我跟老板说我辞职，老板说这个位置还给你留着，想回来就回来。辞职不久我就选择了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是条自由之路。我当初的想法是，多少年以来从来不能选择自己喜欢，或者说适合自己的职业，这回有了机会，就让自己自主一回吧。人生苦短，一辈子做一个职业，与一辈子住一个地方，很像是一回事。

小区是九十年代初的设计图纸，拆除了农舍和菜田后建造起来的。居民多为原来的村民，是他们的先祖给那座明万历四年（1576年）建造的永安万寿塔起了个朗朗上口的俗名“玲珑塔”，尚不知老北京那段著名的绕口令《玲珑塔》与这座塔有无真实的联系。“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铙钹一口磬，一个木落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哗愣”，据说玲珑塔檐角最初挂有风铃三千多枚，故“风儿一刮响哗愣”，我总是感觉“玲珑”是打“铃”声这来的，“玲”“铃”同音。

虽然玲珑塔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可玲珑公园是一九九〇年才正式有的。我同意一位网友所说“如果没有了这座永安塔，玲珑公园从公园的概念上讲，恐怕也不过是一个能长草生花的地界儿，毫无值得称道之处。然而，正是有了这座永安塔，这曾经的皇室寺庙遗存，玲珑公园便显得非同小可了”。杜舜诗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与这位网友是一个意思。

我是到了小区之后，才有了散步的习惯，原来住的地方很少空地，别说散步了，就连夏天乘凉也是人挨人。我从来都是晚饭后遛达到玲珑公园，夏天天黑得晚，可以多转几圈，冬天天黑得早，一进园子，只有黑乎乎的塔身在寒风里忠贞不二地守望大明王朝。我喜欢在古塔下漫步，偶有思古之幽情，更多想的还是写稿子的事，我有几个书名就是在散步中想出来的。

塔旁原围有慈寿寺，寺废于清光绪年间。塔的南面是一片非常杂乱破烂的低矮民房，却有个美丽的名字“南玲珑巷”。十几年前《树之声》作者阿南史代寻访北京古树的足迹也曾来过这里，她说“了解了这些情况，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在那些简陋的砖房中间会有两棵五百